

【一种怀念】

两百年,为何还要读狄更斯

昨日,英国作家狄更斯诞辰200周年,世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庆典活动。对这个微博的时代来说,狄更斯的小说无疑是笨重的,以至于有人要问这位老先生到底还有多少读者。但另一方面,狄更斯对社会黑暗的洞察,对心灵自由的追求,在这个时代不但没有过时,反倒显得更加珍贵。

当我们处在依靠google的doodle标志才能知道某一天是伟大的狄更斯先生诞辰200周年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对狄更斯这个名字比对他的作品要熟悉得多,当我们只需要用140个字就可以甚为心安理得地纪念之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读狄更斯吗?他那浩瀚的篇幅,以及不厌其烦的细节。

一旦进入狄更斯的小说世界,十九世纪的伦敦就扑面而来:阴沉的街道、翻滚的河流、喧嚣的市场、充满雾霾的天空,以及他最爱涉及的暗黑监狱……狄更斯提供的总是全景式的画卷,对生活极端忠实的描述,让我们走出一己之小天空,更为广阔地观看世界。

然而狄更斯所擅长描摹的还不仅是长长的画卷,而是他以慈悲之眼看到的卑微人物。《大卫·科波菲尔》中古怪而好心的贝西姑婆,《匹克威克外传》中圆滚滚、遭遇离奇的匹克威克先生,《马丁·翟述伟》中痴傻傻的甘普太太……对于这些滑稽而愁苦、为生活奔忙的“伦敦蚁族”,他以夸张讽刺的笔法而使之生动,使之可恨但也可怜。

名流权贵当然也在狄更斯的视野之内,但他的确让小人物更有力量。这或许是因为他是一个天真的

乐观者,他总是期望通过小说来构想一个完美的结局,一个理想的社会。他总以为,合理的社会要仰仗于富人变得更为慷慨,而穷人要免于被侮辱与损害。所以他才会很浪漫地说道:“大地上是有黑暗的阴影,可是对比起来,光明是较为强烈的。”

我们到底要不要读狄更斯,手握书卷,或者手持kindle以及ipad,在瞬息万变、短与快当道的今天,在分秒秒零零碎碎的时刻?读狄更斯用的时间会很久,然而每一个社会都会需要狄更斯这样的作家。他的传记作者卡莱尔·托曼林在《卫报》撰写纪念文章《一封写给查尔斯·狄更斯200岁生日的信》中声称,倘若狄更斯生活在今日英国,他也会看到社会依然被伊顿公学毕业的富人们所掌控,而穷人仍然依靠过期食品以

及慈善组织的衣物窘迫度日。当然,与狄更斯真正的时代所不同的是,他也许会学会并且欣然接受电脑写作,然而他永远不可能整天被媒体迫打手机,同意接受BBC的采访。即使在今日英国,狄更斯也一定会满腔愿意,再次描写社会的各种鸿沟。

《双城记》的开头这样写:“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就让我们用狄更斯的态度, in peace and quiet, 来阅读狄更斯, 因为这何尝不是在读我们自己。

□尹晓东(上海 翻译家)



黄集伟专栏

(2012年1月30日-2月5日)

【秀下限】

网络熟词, 据称来自日本漫画作品《银魂》, 意为将自己的极度低智的一面展示给他人, 且不以为然。本周, 在多种网络争辩中这一熟词使用频率陡增。存之备忘。

【宽恕是顺产春天的智慧】

语出艺术评论家岳路平博文, 原文标题是“献给春天的蓝图: 宽容、宽恕”。陆老师在博文里阐述对“韩方之争”的观感: “无论是‘方舟子战韩寒’, 还是赵本山的小品, 都不是什么好的剧本。”“宽恕是顺产春天的智慧, 是让有罪的人忏悔的桥梁。”

【这是新的一年了起码我可以跟自己不一样吧】

语出作家张大春专栏文章, 原文标题是“这个专栏的一点回顾”。张老师在博文里从自身经验出发, 反省近一两年的“媒介生态”, 不乐观, 多气馁。文末, 张老师说: “这是新的一年了, 起码我可以跟自己不一样吧? 如果我的读者们也愿意回头数看一下: 在过去的一年(或两年、或……)里, 除了政治口水、名流私秘以及网络流言之外, 还有多少讯息让我们对于世界事物产生过有意义的好奇呢?”

【路标式判决】

语出评家王刚周一时评, 原评标题是“韩寒方舟子斗法值得观察”: “在长达10多天的网络‘口水战’之后, 韩寒与方舟子的‘斗嘴’开始迈向‘斗法’。”“在泥沙俱下的中国网络言论环境中, ‘韩寒诉方是民案’能否成为一个路标式判决, 可拭目以待。”

【应对她此类行为录像存档】

语出青年老黄历周一微博。问: 我12岁的外甥女每天看各种穿越剧和泡菜的综艺节目家族诞生, 我很担心又不知道怎么教她, 该怎么办呢? 答: 应对她此类行为录像存档, 以免长大后对人提及自己12岁就爱看穿越剧和综艺节目的早熟行为时被指责为“不可能”、“难以想象”, 无法自证清白。

【好像小学时调皮的男生趁老师转身写字的时候站起来做鬼脸】

语出饭友加勒比小猪周三饭文, 属典型状态贴: “戴着口罩闷了一脸汗不说, 鼻涕也跟着凑热闹。觉得别人看不见就得肆意妄为, 好像小学时调皮的男生趁老师转身写字的时候站起来做鬼脸。”

【文字武斗】

语出电视达人陈扬周三微博: “我郑重呼吁: 立刻停止一切地域攻击! 活了大半个世纪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之间会这样毫无理性地以地域为话题展开越来越尖锐刻薄的相互攻击。文字武斗! 这绝对是一个不祥之兆。族群分裂的公开化和非理性化是灾难。谁都不希望用未来上百年痛苦的弥合岁月来为今天的出言不逊赎罪……”“哪怕脱离陈老师此博原有语境, 本周见‘文字武斗’四字, 仍有挥之不去的现场感……当然, 前提是你得有把子年纪。”

【不要锦上添花再添花添乱 不要围观上再添围观】

语出剧作家史航周二微博: “低碳低碳, 不要锦上添花再添花添乱, 不要围观上再添围观, 从我做起, 方韩之争不再发一言。一叶障目, 不见多少险恶的泰山。”

【大V】

网络熟词, 犹言“大名人”, 语源来自新浪微博“名人认证”程序。新浪微博对被邀开微博的名人实行实名认证制, 认证后的名人在其用户名后会加上一个字母“V”, 以此区别于其他用户。被“认证的”多为各界达人名人或明星。

【好日子仿佛指间漏出去的水怎么也掬不住】

语出作家老愚《新周刊》专栏, 原文名为“散去的好日子”。老愚师的这则短文书写亲情之暖, 故乡之愁, 而其真正唏嘘的主角, 是时光: “铁青的天色让人窒息, 我心里很想问: 好日子都到哪里去了?”这是篇首的一句, 突兀而刺目; “母亲现在正躺在西安一家医院里等待手术, 两个弟弟跑前跑后伺候着。我在等那个电话, 我盼望她用复明的眼睛看看这个越来越不可理喻的世界。”“好日子仿佛指间漏出去的水, 怎么也掬不住。”这是篇尾的两端, 有慨叹, 有无助, 也温暖。

是希姆博尔斯卡, 不是辛波丝卡

本版昨日刊发翻译家林洪亮先生怀念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的文章《一个旧派女人, 和她的命运》, 文中将诗人中文译名“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改为“辛波丝卡”。昨日林洪亮先生致电本报, 表示“辛波丝卡”系港台译法, 可能从其他语言转译而来, 并不确切, “希姆博尔斯卡”为从波兰文直译, 为国内翻译界通用译名, 更加准确。本报就此疏漏向林洪亮先生表示歉意和谢意。

【娱乐颂】



新京报插画(赵斌)

央视元宵晚会, 蔡明与男高音歌唱家廖昌永翻版春晚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 成为一时话题。相同的布景, 不同的效果, 与众不同的声音, 既引起“超越”的喝彩, 也带来“假唱”的怀疑。不过无论如何, 这个模仿秀是晚会上的真正亮点, 给观众也带来了一种难得的娱乐体验。挺好。

【文化谭】

十元图书如何逃脱“价廉质劣”?

韩寒之前表示要出版700页《三重门》手稿, 定价10元, 显然是亏本买卖。却引起一批网络作家效仿, 表示要推出10元系列小说。不过, 十块钱真的能买到一本好书吗?

近日, 国内十位青年小说作家纷纷声明将以10元价格推出其小说新作。在韩寒宣布以10元价格出版《三重门》手稿以证清白的无心之举背后, 这或许是一场有意识的跟风行为。

“书价贵”、“读书人买不起书”, 这两种观点一二十年来就在耳边萦绕, 但在

大城市里的蔬菜都卖到五六元一斤的时候, 真的很难说书价贵了。眼下, 20元—25元还是多数畅销书的常见定价, 一般印量少或者装帧精美的图书, 也不会超过40元, 去掉由纸张、稿费、发行、工资、办公等费用构成的成本, 书的利润堪称微薄。

以韩寒要出版的10元《三重门》手稿为例, 这本书据说厚达700页, 而手稿需要以影印的形式出版, 对纸张质量的要求自然不能低, 去掉发行折扣价以及必要的编辑成本, 剩下的钱是否够纸张费用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除非采取别的方式(比如接受赞助、加入广告), 这

本书赔钱的可能性极大。

因此, 十位青年作家的10元新书, 必然要通过压缩页数、减少纸张使用等多种手段来控制成本, 成本的降低自然会使得图书陷入“价廉质劣”的怪圈。当然, 这里所说的“质劣”自然是纸张、装帧方面, 内容在没看到的情况下, 是无法评价的。但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 如果出版商不能通过图书赚到利润, 又如何给作者支付足够的稿酬来激励作者继续创作出优秀作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角丛书”, 走的就低定价的路线, 这本最初定价5毛钱

一本的图书, 整整出版了120种发行了4000万册, 风靡全中国。“五角丛书”既然如此受欢迎, 那何以逐渐淡出人们视线? 原因很简单, 读者对书的质量要求高了。

10元图书有其操作办法, 比如, 将一本书的容量拆分为三本、五本甚至更多本来出版, 把单册书做成连续出版物, 这样在价格上既适合消费能力不高的中学生购买, 也能培养出读者忠诚度, 步非烟就打算把她的新作《花之木兰》作为低价图书出版, 计划连出十部, 但回头计算一下, 十本10元书加在一起, 不还是花了一百元的价格买了一本书吗? □韩浩月(北京 专栏作家)